

中州名賢集



中州名賢集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下之一

冉蟬菴先生

冉先生觀祖字永光號蟬菴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先生幼卽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父佐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入國朝文名益振甲午赴鄉試時場屋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先生見牙籤森列遂不應試傾囊購書而歸丹黃甲乙殆忘寢食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之業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

兼采漢宋諸儒之說期於折衷至當每一經必閱數年
始脫稿時開博學鴻詞之科郡縣交推促往謁大府先
生以非禮難之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先
生爲重力謝之司空湯潛菴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真
名士矣時耿逸菴修復嵩陽書院延主講席與諸生講
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衆皆悚聽出天理主敬
圖爲學大指二冊頒示學者四方聞風踵至過門講之
期弟子環侍逸菴亦側坐斂容以聽辛未成進士選庶
吉士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

上徧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

上御西煇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賦詩畢復問科第名次
及教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

旬日賜燕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也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士十一人秋

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先生徵仕郎父母皆
被敕贈先生捧之而泣曰

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時儀封方築請
見書院延主教事登封亦力請還嵩陽不得已東西赴

尤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路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
於帖括之外假滿補原官越二年告歸時內廷方纂
修五經安溪相國以五經詳說上聞於是使者取書去
先生復繕副本藏於家焉卒年八十餘生平無他嗜好
惟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有條貫
萬卷中自號蟬菴洵不誣也五經之外復纂經詳說
又著陽明疑案較整菴後渠論辨尤爲嚴正云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下之一

蟬庵冉先生語錄

人之甘讓聖賢而不爲者只因視聖賢過高然聖賢只是事事處得恰好非有高遠絕人處學者能於一日間言所當言不言所不當言行所當行不行所不當行心存天理無有物欲縈繫此一日便是聖賢推此至於終身無不如是則終身是聖賢矣不必求奇妙的道理亦不必尋便捷的工夫求奇妙尋便捷而不得却謂聖賢難爲豈非自誤

聖賢之學與科名之學不當截然分爲兩件就舉業體

貼到自己身心上便可以爲聖賢試觀做舉業者講書
作文談忠孝說仁義豈不句句是道理只爲當閒話說
過不知自反故無益耳余謂聖賢之學不妨兼爲科名
之學而科名之學不可自畔於聖賢之學

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却不曾說出所學何事朱子爲
之註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
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士旣從事於學當知吾性
本善如何致知以明善如何力行以復初便是根本上
工夫讀書作文只是學之枝葉譬之種樹有根本亦不
可無枝葉然根深則枝茂須於根上加培植灌溉之功

以至干霄蔽日無難若徒向枝葉上剪裁恐其枯落終無用處

古來言學者莫先於傳說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先儒申之曰遜志者驕之反時敏者怠之反看來遜志只是虛其心時敏只是奮其力此一語括盡爲學之大要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原爲求仁而發然卽讀書一端言之亦以求放心爲要昔陳烈先生讀書不上因見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無書不能讀然又不是空空靜坐必以敬爲主宰令已放者能收來未放者不復放出則心定氣清讀書自然記憶

看理自然融貫矣 以上爲學大旨以下語錄類編摘鈔

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語極純粹學者不察見人凡有所爲而爲者槩謂之利而不知有所爲無所爲只在公私上分別此有所爲對私心而言故謂之利若其有所爲者出於公心只謂之義不得謂之利如耕者終歲勤動欲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是有所爲而爲者也豈可謂之利而非義乎又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固謂之義矣若家貧親老不爲祿仕非孝也爲貧而仕又豈可謂之利而非義乎孔孟家法可進可退可去可畱總不肯做到沾滯處固

可免禍亦是道理當然如魯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未嘗觸忌犯顏知其無益而去之豈曰不忠於國蓋異姓之臣理當如是

或謂人不顧名節則寡廉鮮恥苟且圖存勢將無所不至予曰是也然有辨苟且圖存小人也以身徇名君子而未純也見理不見名者則君子而仁矣

名士風流四字最足誤後生而才俊者受病尤深夫求爲名士則必隨俗邀譽僞妄夾雜而非真心實學甚之又謂名士風流可以不拘小節小節旣略大閑亦踰卒之得罪名教物議沸騰何名士之有從來聖賢論人只

有君子小人兩途名士之爲君子爲小人不知何所屬
有識者但當爲之嚴辨勿歆羨也予願後生輩立意學
爲正人勿求爲名士正人不求名而實至名亦至名士
之名立見其敗而已

世皆謂酒色財氣四者人所不能無予謂君子小人分
途正在此處不可習以爲常而忽之人能時加檢制不
過飲不縱慾不苟取不逞忿此便是君子路上人可以不
養身可以立德若不能檢制則敗德傷身輕之爲庸流
重之爲匪類總歸於小人路上而已然檢制之功隨時
儆惕固是緊要而平日居敬窮理尤是學問得力處居

敬則四者不能移窮理則四者不能惑此方是跳出酒色財氣圈子挺然豎立之人也

世之論朱陸同異者多舉陸尊德性朱道問學爲說不知此是朱子答項平甫書中語不佞直斥象山而區分彼已一邊尊德性一邊道學問以見所學之不同似乎尊德性高於道問學乃是朱子自言見謙退之意非別有賢人君子爲之確評也何可爲據朱子養察兼資知行互進以主敬爲宗旨豈不能尊德性者乎象山不於學問加工而以靜悟爲尙只求心之澄瑩自標立大之名而不能充德性之分量豈能尊德性者乎蓋朱子兩

得之象山兩失之者也

象山有春秋解數段甚明暢非不能著述者只是好高薄著作而不爲不自知墮於虛空耳

象山生平不見有作僞處只性偏氣豪遂走入歧路而不知返賴有朱子倡明正學從陸門者尙少不然彼將招致好異之士而其說盈天下矣

陸門高弟知名者數子楊慈湖爲之冠其品行亦甚清正而立說之偏過於象山孔叢子有云心之聰明謂之聖慈湖深有取於此言不認理而用心之聰明豈能悉當予謂心之聰明便已開陽明良知之端不向格物窮

理加功而任良知之自然非心之聰明而何

穆孔暉出陽明之門而不爲王學呂仲木出甘泉之門而不爲湛學是不以科名而染其學也賀醫閭受白沙之教而不從其讀佛書羅念庵私淑陽明稱門人而不信爲自然之良知是不以師門而易其守也此皆卓然豎立不可相沿濶看近日耿逸庵先生遊孫夏峰之門而自爲程朱之學可與古人相觀

或謂曾子學久然後聞一貫嘗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是一貫之聞方在年少時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其學方得不差先

生曰凡從學數年亦可云久不必定數十年方是久也
況史記歲數未必確乎謂初學卽授以一貫斷非聖門
立教之序若一貫於初學卽授之則門人何以不解而
曾子之忠恕又於何日講求乎

學者讀聖賢書當以聖人之言體會聖賢之心而象山
則驅彼說以就已說多非聖賢立言之意今爲姚江之
學者類皆如是

或云學以一今常在爲宗旨予謂一念常在天理方有
着落凡佛氏之戒定老氏之修煉皆能一念常在只是在
氣不在理若不分別恐遂走入旁門大學願覬天之

明命顧卽一念常在須在天命方好若離卻天命常在甚麼

程子識仁之說原因西銘而法所云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正是西銘大旨誠敬存之謂存此萬物同體之意非泛然收攝此心頑空了事爲識仁也靜亦存動亦存亦非謂靜時收攝此心不管動一邊觀誠敬二字動邊較多人於靜中忽起私念便將萬物同體之意隔斷及其動時物我相形畛域遂分而萬物同體之意消釋盡矣正須要防檢窮索上做工夫便是勉然之誠敬程子所云是自然誠敬不須窮索大賢以上方能之豈下學